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四十二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中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
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為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
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

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
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
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
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
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
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
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為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
代宗立遷為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

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厯中終右散騎常侍遺
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
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
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
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士
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為學士薛
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為直
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

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
梨園竝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
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
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
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
然皆狎猥佻倖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
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誠傳于時

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為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瓚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為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

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為著作佐郎脩國
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
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
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
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為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
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
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

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交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之

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
昵寵甚之問與閭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
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及敗貶
瀧州朝隱崖州竝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
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
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
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
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

深疾之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
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為政
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
獮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
省中為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
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
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
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

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
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
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
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
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
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
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
勇聞之慙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

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慙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為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為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

議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為祕書少
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
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為右補闕時又有
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
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郡谷倚
者為太原主簿竝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

徐庾浮僂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
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竝為
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為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至高宗時為名御史
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
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
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
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

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
詔聽罷謚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
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
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為所構
貶潯水令俊臣死召為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
之出為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
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
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繹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

褚无量經明行脩者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
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
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鎰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
雍州司功參軍鎰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
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
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
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故人號書簾顯慶中累擢宗賢館直學士兼沛王
侍讀為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
記室參軍為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
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
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
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為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
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
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

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
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
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
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
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
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
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

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愚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

東之出為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
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
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
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
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為戶部
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為御史
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
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

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
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
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
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
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
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
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
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

拯孤恤窮救乏賙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
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
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
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
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
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
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

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舍垢之道棄瑕
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
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
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
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
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讐不容於衆
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
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

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姦賊于時甌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

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
為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
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
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
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
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
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
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

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
羅布與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
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
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
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
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
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

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
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
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為文章時
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
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
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為文勒石西嶽詔向為鐫勒
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
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

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
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
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
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
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
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及客遠方不
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
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它日自朝

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詁解時號五臣注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張嘉貞為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

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為祕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為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鞏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

邑令逖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
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
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
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
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
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裒其文示逖李曷鎮太原表
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為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
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玄宗澤維南

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
頌體使述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
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
且八十猶為令述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
州司馬聽致仕父喪闋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
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述典詔詰為代言最而述尤精
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
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累年徙少

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為華州刺史因
悸病瘖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
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
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再募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
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朞喪弔
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
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

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

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初邀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曾

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為等差今官兼臺

省位置遷誤不可為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

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

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

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

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
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
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
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
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
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
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
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

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
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
且左丞糾射八坐玉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
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
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號曰舊章正可改也
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
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為淄青節度
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
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
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
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竒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
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
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
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

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
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
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
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
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撻其詩以激楊貴
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
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
遂為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

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
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
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
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
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
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
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

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
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
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
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
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
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
也世呼張顛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

求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

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
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
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
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
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
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
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

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
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
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
右丞縉為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
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
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
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

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
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
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
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
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
浪茱萸泚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
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為寺終葬其西寶應
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

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衮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

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
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
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
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
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
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
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
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

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
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
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
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
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
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
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偽官願守節可以免
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

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
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
雅相伐高麗表為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
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
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猶學開元
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
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

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
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為有司劾免留客濮陽
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
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為集賢校理宰相
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
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
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

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
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編會母喪免流
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
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
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
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
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
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

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
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謨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
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
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
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
俄免官往來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
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
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

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

賊方專峭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
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
不見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
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
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
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
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
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

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
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
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李幼卿
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
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
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
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
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
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
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
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
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
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
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
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

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
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
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
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為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
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
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
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
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歷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閭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嘗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擁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
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為河南元帥
表掌書記累遷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
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充工
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
德出為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
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

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為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乏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

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
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
大旱秋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
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
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餒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
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
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
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靡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

駢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
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
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願速罷幸
不然窮眊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
騷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
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
也大河南北舉為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
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

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庸指使太常正
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
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
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
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闕口過二室鄧景
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
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
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

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
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
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
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
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
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為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
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
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

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唐書卷二百二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李適傳子季卿亦能文○舊書作李適之之子

宋之問傳汾州人○舊書作虢州弘農人

李邕傳父善為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沈炳震曰

舊書所注文擇六十卷大行於時

孫逖傳博州武水人○舊書作潞州涉縣人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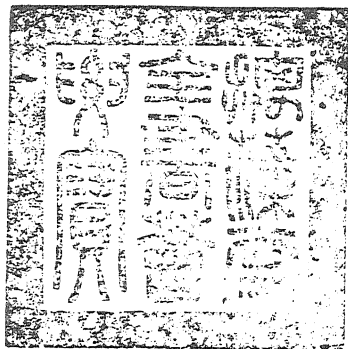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百一第三頁後五行自滂至朗凡十二世按舊書朗十三代祖滂與此異

第十一頁前一行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按舊書行功為鉅鹿太守伯讓曾孫此處祖上似脫曾字

卷二百一第六頁後七行有魏郡谷倚者刊本脫郡字據舊書富嘉謨傳增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刊本

二訛一據上文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膳錄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四十三

史部

唐書卷二百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文藝下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為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

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姪所在橫猾華
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為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
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
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為盜所得偽署鳳閣舍人賊平
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
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
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
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

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
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
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為應大厯初卒初華作含元
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
辭繇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
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汙為故書
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
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

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為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為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媚其功以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

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
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
賊心腹及魯炁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
器鵠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
巡守孤城不為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
陽扼東南咽喉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
彊出奇無窮殺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
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

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饗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為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

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
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
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鄆一戰
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
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
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

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為厲有所歸則不為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

月日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
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
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
翰林學士大厯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為文精密而思遲
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
紆自有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
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公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

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

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至
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
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
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
齡為荊州辟至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為
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
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

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
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
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
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
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
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
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
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閻丘曉所殺張鎬

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
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
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
好捕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
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
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
南陳少游表為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為義士所訾

興元初為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為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為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濬等為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累遷長安令祕書少

監大厯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
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
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士誠恐雲雨
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褒
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
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
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
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

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禡衰經又再暮懼終不免陰走
洺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為已用以兵迫臣遂陷
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
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
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
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
上言與王伾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伾侍御史臣
為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

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與人傷
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
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譟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
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
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倣謂柳載曰說事
賊為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為奴婢不可計
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
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為草

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為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為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為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為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

桂州長史復為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

秋譔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
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
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為太原掌
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實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
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
凡再朞不遷罷為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
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
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

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
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簴
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
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
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
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

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妒為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為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為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

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厯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閔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

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
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
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厯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
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
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
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
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

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
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
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
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劔南終虞部郎
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拾遺審
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
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
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

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
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及常袞罷宰相為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
為賓主釣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
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
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

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
詹先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
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
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為福建觀察使
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柎字降之亦工為文陸洧自右拾
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柎遺書讓
出處之遽洧不至還柎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
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柎恥之會澤

路劉從諫表柁在幕府柁為辨質本之偽本終得罪其
子稹拒命柁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柁為之
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為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
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
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
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
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

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為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
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
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
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
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
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為所取去賀亦
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

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為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猷垣捍之勤謝易定為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為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為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斲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

日主上以澤潞為之導既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狗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狠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

無遺功諸侯秦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
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
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
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亮橫之命不若
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
保脣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
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
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為國者不以纖

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為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不祖生為暗愎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

度東討而韓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為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為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

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閔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

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
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
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
御史員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
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
之為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為亦又不可信上下相
阻一國交疑誰為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
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

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
為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
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
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芻郾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
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
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
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
異等後出為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

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為
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
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
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
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
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
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為伍誠恐霧
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

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相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
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
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
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鉞知貢舉令
狐綯雅善錯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
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
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

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雖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竿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絢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為府參軍典箋奏絢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絢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為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絢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劔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榮陽卒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

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為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

出為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
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
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為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
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
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
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為舍
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
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

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為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為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摘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

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
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
發官倉傭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
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
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
政亂盜興相推敍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
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黎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
冢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十許橐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閬鄉俄召還翰林遷

承旨卒官

唐書卷二百三

唐書卷二百三考證

李賀傳卒年二十七○舊書作二十四

唐書卷二百三考證